

私人聊天

既见君子

□武聪颖

一天,微信里忽然接到师姐发来的一条链接。点开一看,是某视频客户端的招聘广告。吓一跳的同时,我心里暖暖的。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师姐,竟然如此关心着我。

这不禁又让我回想起3年前相见的那天。难以置信,偶然在市里参加教育公益活动,讲台上看见的竟是我高中的班主任,在桦甸市执教了30年的邵老师。后来才知道,组织者中有一位是我未曾谋面的师姐。

演讲结束,在宴请老师的饭桌上,我与这位身在教育岗位的师姐才有一面之缘。虽然我们并没有深入交流,但无论是当年的课堂上、刚刚的讲座中,以及当时当下的饭局里,我们都安静以对,微笑聆听。偶尔眼神碰触,相视一笑。彼此的姿态,相互秒懂。

是啊,20多年前,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历史,那时候怎能想到,20多年后又坐在台下再听他讲家庭教育呢。

20年,弹指一挥间,我们从学生变成了学生家长。但是,老师依然是老师。不仅因为职业身份。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。聆听与交流中觉察到,身在小城,老师的思想却不受地域阻隔;执教日久,老师的思维亦不曾被经验的囹圄所限。他始终开拓进取。今时今日所讲的家庭教育,既有几十年来与千百个学生家长交流的经验所得,又时时处处透着古今中外教育的思辨。

环顾周围,许多人在家庭教育中迷失,深陷不学习母慈子孝,一学习鸡飞狗跳的困境里。可是邵老师依然从容不迫,作为培养了一名尖端领域博士生的父亲,听他谈及自己家庭教育的细节,深觉受益匪浅。其中一件小事,让我记忆犹新。儿子幼年时,邵老师就为他做抚触,长期坚持在入睡前,为孩子做简单的按摩。在亲子间建立亲密互动,形成良好的关系,彼此信任。所以长大后,即便儿子偶有冲动或发了脾气,只要他摸摸头,总能冷静下来。今天看来,这个方法并不新奇,初为人母那会儿,我也曾在几本热销的育儿书中见过。然而,老师了解、践行,并持之以恒,却是在30多年前。

记忆再次深潜,落到一张照片上。那是同班同学拜访老师家,为老师拍的一张近照。照片被发到班级群里,同学们炸开了锅。纷纷说老师太年轻了,还和当年一样。这不就是恭维,亲眼所见后,我也觉得,时间好像不曾留在老师身上留下太多痕迹。当然,更触动我的,是老师家里的书。

大学暑假,我曾去拜访过老师,就是照片里的这间屋子。局促的客厅里摆着一个显眼的书架,里面堆满了书。时隔多年,仍是这间屋子,格局没什么变化,只有书从书架中漫溢出来,就像堆柴似的,码在书柜前好几层,满满登登,更有几本散落在沙发上、靠背上、茶几上……

这么多年,我早已离开了当年的小城,也不在教育行业,但还是从多种渠道听说,老师获得了领域内许多荣誉。想当初,他33岁时接下我们这届文科班,第一次做班主任。3年后,班里出了10多个名牌、重点,二三十个过本科线。老师至此在学校一举成名。所以,对于他能获得许多荣誉,我并不惊讶。惊讶的是,席间,他不厌其烦地向师姐打听了许多她们在做的公益活动,计划着退休之后也向这个领域发展。那时,我忽然想到木心的一句诗:“都说岁月不饶人/我亦何曾饶过岁月……”

老师恐怕就是不曾饶过岁月的那一类人吧。初心不改,慎终始。把教师这个职业,真正内化成百年树人的志业,终其一生。

每年九月,思念的第一顺位,都是从邵老师开始的。远观他执教的一生,正如他微信名所示“学不可以已”。

《郑风·风雨》中有一句诗,“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?”我们生在太平盛世,但是对于个人漫长的一生而言,那个在内心风雨时仍不改其度的君子,谁又能不生发出赞叹与欢喜呢。



“皮鞋擦一次多少钱?”

我走进一家擦鞋店问。

一位看上去50岁上下的女人,正理头给一位顾客擦鞋,回了句:“7元。”

我说:“这么贵,别处都是5元。”

女人抬起头,瞅我一眼,问:“您说的别处是哪家?”

“就这条街,拐角那家。”

“哦,他家不干了。”

我一愣怔,心想,她怎么知道的?我刚从那家过来,的确是不干了。我在那家擦鞋足有五六年时间,一直是擦一次5元。好久没去,今天到那一瞧,才知

人生况味

日常生活中,“美”是无处不在的。只要用心去观察,用情去体会,我们不难发现身边的“美”,我们也能创造“美”。“美”如温润和煦的春风时吹拂我们的心,提升了我们对生活的感悟。

退休以后,很少被时间追赶。地铁公交,低碳出行,省油省事,乐而为之。

长春162路公交车从红旗街开往南三环中海国际社区。早班车正是人流高峰时段。车到卫光路站,上来一位老年妇女,手里提着买菜的兜儿。紧挨车门旁边坐着的男士马上起身,让出了座位。

老年妇女刚要坐下,发现那位男士没有下车,而是挤在了车中间的人群里。于是她喊他:“你回来坐吧,你是干活的,太辛苦了,我没事儿。”她这一呼喊,众人目光马上转向了那位男士:只见他一身浅灰色工装,夹衫的袖口和肘部磨损得有些发白,他的双手粗糙,骨节凸出,一只手提着的黄色帆布兜儿鼓鼓囊囊,漏出“铲子”和“抹子”的把柄。不难看出,他是个泥瓦匠,一个吃苦耐劳的劳动者。

让座本来很正常,只是对一个需要更多时间休息的人,这个毫不迟疑又似毫无意识的自觉有些不平常。

又过3站地,他下了车,走向“我爱我家”小区的大门……



童年记趣

□李玉琢

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,出生在东北一个小村庄里。

小时候,晚饭后很多左邻右舍的孩子都聚集在大场院里,或者弹玻璃球,或者扇纸哨,或者滚铁环,或者钉钉子,或者玩电报胜利等等。要是晚上有月亮,家里的大人不来找我,我们都不回家,冬天也不例外。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要冷得多,但那也不能阻止大家疯玩的兴头,不是跑来跑去地钻进柴草垛,就是钻进猪圈里躲猫猫。所有的孩子都在场院里“摸爬滚打”,哪管弄得尘满面、灰满身。

冬天小河水绝对是孩子们的乐园,有的滑冰车,有的抽冰猴,有的踢毽子……那时候我的毽子在孩子们中是最牛的。因为爸爸手艺很巧,在自己家养的狗身上挑最长的毛,最好的毛剪下来,然后选大小不一的铜钱叠成错落有致的阶梯形底座,踢起来稳,感觉特别好。那时候毽子还真是我出去炫耀的资本呢!

我看过许多柳树,这一棵生长在胜利公园西北角河堤上的柳树,却是伫立在我心中不老的柳树。

我孩提时,这棵树挺年轻。年轻的它,却把本该挺拔的躯干,弯成一个外弧形。于是根须像一条条小溪,细长地伸向土地四周。

我喜欢这棵柳树。它前半身的躯干匍匐在地上,如一段圆木,人可以站在上面让下面的人拍个镜头。歪斜树的上半身伸向河水中,硕大的树冠,垂下千万缕绿丝线,颇为壮观。

春天里,柔柔的枝条,像羞羞涩涩的少女,在晨曦中醒来,摇摇曳曳瞧着平静的水面梳妆打扮。胆大的男孩攀爬到高枝上,冲下面的小朋友做个鬼脸,拿照相机的大人又惊又喜,嘴上说着别掉下来,又在匆忙中,抓起照相机拍个风险镜头的照片。那棵树,横亘出地面的一截身躯也闲不住,成了女孩子们观光风景和照相的平台。她们三三两两,身着儿童服,少年装,蹲着的、站着的、勾肩搭背的,像一朵朵春天的花开,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和谐的美好。

我随着树一年年地长大。有一年的夏天,园丁们围绕着河岸的树木,行医问诊。有些树被切断放倒,有些树做了修容剪枝。

多年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我又来到这座年代久远的公园,寻觅它,心里想,它是否还健在?当我幸运地寻到它,走近它,仔细打量它——它没有被视为老态龙钟而放弃,而是被园林部门当作重点保护对象,保

父母年迈,疾病缠身,吃药如同一日三餐不能间断。为了给父母买药,便经常光顾医药批发比较集中的西广场和南广场。

那一日,我为找药、询价,从西广场转到南广场。奔波一下午,口干舌燥,筋疲力尽,心想再走一家就打道回府。一进这家药店的门,一位佩戴姓名胸牌的店员迎面过来,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。虽然口罩罩住了她大半个脸,但她目光温柔,说话轻声,她的脸一定带着微笑。

我把想买的药单递给她,她像接待重要客户一样逐个介绍药品的价格和用途。她看这些药大多是老年人用药,或以为是我吃的药,便拿给我一张印有慢病审核医院名单的卡片,详细讲述了一遍慢病确认流程,建议我去医院办个慢病审核,她说这样购药就会享受政府补贴。她的热心让我无法立即拒绝,我只好耐心倾听,直到她讲完。

过些日子,我又去这家药店买药。她正在接待一位年长的老者。她见我就像见到了老熟人,问我办下来没有?我惊叹她的记忆,更惊叹她的用心!她每天接待那么多的购药者,彼此隔着口罩进行交流,她都能大致记住他们,再见面如故吗?!

服务细致周到,顾客如沐春风,自然就增加了一份信任。信任,对消费者来说是选择中的首选。此后买药,我自然首选这家。

针烧红了弯成的。鱼咬钩了要赶快提拉,不然鱼容易挣脱。那时的河里虽然没有大鱼,但小鱼很多,即便使用这样的鱼钩,一天也能钓上几斤,钓上瘾的时候甚至都忘记了回家吃饭。

说起下河摸鱼就更需要技巧了。我们屯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,摸鱼技术一流,有一次他足足捉了两大洗脸盆的鱼,我们羡慕坏了。从那以后他再去摸鱼,很多孩子都争着抢着给他打下手,希望能分得几条鱼。

顺着河边找野鸭蛋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有的时候,我捡到了会捧着野鸭蛋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交给妈妈,妈妈的夸奖更鼓舞了我的“斗志”,为了捡野鸭蛋常常能走出屯外好几里地远。

还有打高粱米。一到有高粱的季节,我们总是趁放学的时候跑进高粱地,采回一大捆。回家后妈妈正在院子里的小炉子上炖地道的纯绿色食品——豆角,我把高粱扒开,放进豆角锅里炖,另一部分没扒皮的扔进灶坑里烧,两道绝佳的人间美味就出炉了。

春天和秋天也同样有说不完的乐趣,春天放风筝、挖野菜、做泥蛋……秋天烤麦子、捉泥鳅、掏鸟窝……太多太多了。要是让我细说呀,真能说上几天。

如今我身在都市,闲下来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想起童年,想起儿时的那山,那时的水,儿时的伙伴。儿时那无尽的乐趣,深藏在我的心底,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小小角色



□刘金范

留了下来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更迭,风雨冷暖使它的身躯更加强壮。我俯下身,去抚摸那粗壮的树根根。裸露地表上的树根根,仿佛是一根根龙骨,粗壮结实,弯弯扭扭。它的身躯,在水光的倒影中,弯成一条暗黑的弧线,恬恬地躺在水面上。它那蓬枝繁叶茂的冠,在河水中,婆婆娑娑,惊得河水里的鱼儿,四下遁散。

冬天里,我再次来到它的身旁,它的根系,仿佛似一盘冻僵身子的蟒蛇。柳树的身躯,一块块割手的、褶皱皱皱的树皮,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一条条脱光叶子的树枝,在凛冽的寒气中肃立静默。这棵柳树,在秋风中,枝不断,杈不折,它把春天酿透的绿、秋天漂染的黄、阳光下炙烤的红,把生命旅途中的那些风景,都献给了养它的河水中。

一片片凋落的柳叶,像一只只细窄身子的鳗鱼,一会儿聚着,一会儿又散开。有些小柳叶漂着漂着,被河水里冒出水面的青荇拦住,挂在草尖上,贴在河石旁。还有些柳叶,在河水中,像一只只彩色的纸船,漂在阳光下,戏在人眼中。柳叶漂累了,休憩会儿,被袭来的寒风冻僵了美丽。柳叶懂得报答,把自己的生命,幻化成结冻在冰河上的蝴蝶。因为它深爱着脚下的河水和土地。

我爱这棵弯曲不朽的柳树,因为它,年年吐露着旺盛的生机,洋溢着四季如春的风景。

午夜箫声

擦亮生活

□尚书华

道店铺兑出去了。我只好另找一家擦鞋店。女人见我站在门口没动,问了句:“你在那家是会员吧?”

我点点头。“这就对了。我家会员擦一次也是5块钱。这样吧,您头一次来我家,先享受一次会员价,也收您5块钱。如果鞋擦得您满意,下次来时办个会员。不满意就不用再来了。行不?”

女人的话中肯实在,我点点头,坐椅子上了。

刚才那位顾客走了以后,店里只剩我们两人。她给我擦鞋时我问:“这么大大店,怎么就你一个人干活儿?”

她说:“原来有两雇工,现在就跟老公打理。”

“这么说,你是老板娘?”

女人听了,哈哈一笑说:“啥老板娘,就是个夫妻店,哪称得起老板、老板娘。”

“咋没见你老公?”

“哦,他出去了。到新店去看一下装修。”

“新店?”

“对。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家店,我把它给盘过来了。”

“噢,原来是这样。”我恍然大悟。她顿时来了精神,边擦鞋边跟我聊了起来。

她告诉我,开这个擦鞋店有十多年了。起初就她夫妻俩,也挣了点钱。后来想把店面扩大一下,就租了现在这间屋子,又招了两个雇工。这些年生意一直不错,除了店铺租金、工资以及一家人生活开销,还供儿女上大学,到年底还有盈余,现在就想换一个店面……

听着她倔强又充满自信的语气,我不由产生了一丝敬佩。我说:“你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吧?”

听了我的话,她哈哈一笑,停下手中的刷子,仰脸看着我:“热爱可能谈不上,倒是蛮开心。每天顾客从店里出出进进,来时的鞋都是沾着灰土脏兮兮的,而走时都变得干干净净油光锃亮。特别是顾客说声‘谢谢’时,我心里会倏地一下,有种满足感,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作为的人。有时,还会边干活儿边自我臭美地遐想:顾客穿着我给擦亮的皮鞋都干什么去了呢?参加重要仪式?上台演讲?约会?跳舞?——有一次跟邻店开发廊的姐妹闲聊,说到我的想法,她乐得前仰后合,拽着我的手直晃,说她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。她觉得,给顾客理发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作品。顾客走在街上或参加什么活动,就是在发表和传播她的作品,有一种美美的成就感。我跟她逗趣地说:‘是呀,咱俩一个管头,一个管脚,从这两个店出去的人,咱俩从头打扮到了脚,谁敢说这满大街流动的美景跟咱俩无关?’”

真让我刮目相看,想不到她内心竟如此乐观充实。我问:“你真是这么想的吗?”

她说:“当然。擦鞋不光让我全家生活上有保障,还让我精神上有一种踏实感。最初干这个行当时,我跟老公都怕念书的女儿自卑,怕同学们瞧不起她。没想到,女儿很懂事,反过来安慰我俩,说擦鞋有啥好自

卑的?谁不穿鞋?谁的鞋脏了不得擦?不到鞋店擦就得在家里擦,关上门,人人都是擦鞋匠。女儿既懂事又实际,从不跟同学比吃比穿比消费。爸爸平时,每到寒暑假,她都会来店里帮工,让我跟她爸大学心里感到欣慰温暖。”

提到女儿,她显得格外快活,眼睛闪着亮光,不无得意地告诉我,女儿学的是幼师专业,前几年毕业后,应聘到一家幼儿园。今年又参加了本地一家职业学校的教师招聘,笔试过了,也不知道面试能不能成功。

她从开始给我擦鞋就一直娓娓而谈,中间还有几次手不停嘴不停。从她的神情中,我读懂了这个女人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那份笃定和执着,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。

我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:心想的事一定能成!一定!



七十二行